

人民文学奖

获奖书系



宗璞 著

南渡记

人民文学奖

获奖书系

宗璞 著

南渡记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渡记/宗璞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

(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系列)

ISBN 7-02-003671-6

I. 南… II. 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345 号

责任编辑:杨 柳

责任校对:杨 柳

责任印制:张文芳

南 渡 记

Nan Du Ji

宗 璞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3

198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671-6/I·2805

定价 18.00 元



作者像

出版说明

人民文学奖是我国文学界一项重要的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1986年首次评奖,后每五年为一届,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有较大的影响。人民文学奖评奖对象为人文版创作文学图书,以长篇小说为主,兼有长篇纪实文学、诗集和散文集。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社决定自2002年起,陆续出版“人民文学奖获奖书系”,集中出版获奖的长篇小说。获奖作品中有若干长篇小说同时还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已收入我社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本书系则不再收入。两套书系的编辑出版,可以帮助读者较全面地阅读和收藏新时期人文版具有代表性的优秀长篇小说。

序 曲

【风雷引】百年耻，多少和约羞成。烽火连迭，无夜无明。小命儿似飞蓬，报国心遏云行。不见那长城内外金甲逼，早听得卢沟桥上炮声隆！

【泪洒方壶】多少人血泪飞，向黄泉红雨凝。飘零！多少人离乡背井。枪口上挂头颅，刀丛里争性命。就死辞生！一腔浩气吁苍穹。说什么抛了文书，洒了香墨，别了琴馆，碎了玉箏。珠泪倾！又何叹点点流萤？

【春城会】到此暂驻文旌，痛残山剩水好叮哼。逃不完急煎煎警报红灯，嚼不烂软塌塌苦菜蔓菁，咽不下弯曲曲米虫是荤腥。却不误山茶童子面，腊梅髯翁情。一灯如豆寒窗暖，众说似潮壁报兴。见一代学人志士，青史彪名。东流水浩荡绕山去，岂止是断肠声！

【招魂云圃】纷争里渐现奇形。前线是好男儿尸骨
纸样轻，后方是不义钱财积山峰；画堂里蟹螯菊朵
来云外，村野间水旱饥荒抓壮丁！强敌压境失边
城！五彩笔换了回日戈，壮也书生！把招魂两字写
天庭。孤魂万里，怎破得瘴疠雾浓。摧心肝舍了青
春景，明月芦花无影踪。莽天涯何处是归程？

【归梦残】八年寒暑，夜夜归梦难成。蓦地里一声归
去，心惊！怎忍见旧时园亭。把河山还我，光灿灿
拖云霞，气昂昂傲日星。却不料伯劳飞燕各西东，
又添了刻骨相思痛。斩不断，理不清，解不开，磨不
平，恨今生！又几经水深火热，绕数番陷人深井。
奈何桥上积冤孽，一件件等，一搭搭迎。

【望太平】看红日东升。实指望春暖晴空，乐融融。
又怎知是真 是幻 是辱 是荣 是热 是冷 是吉 是
凶？难收纵，自品评——且不说葫芦里迷踪，原都
是梦里阴晴。

第一章

这一年夏天，北平城里格外闷热。尚未入伏，华氏表已在百度左右。从清晨，人就觉得汗腻。黑夜的调节没有让人轻松，露水很快不见踪影，花草都蔫蔫的。到中午，骄阳更像个大火盆，没遮拦地炙烤着大地，哪儿也吹不来一丝凉风。满是绿树的景山，也显得白亮亮的刺眼。北海和中南海水面积着阳光，也积着一层水气，准知道水也不会清凉。空气经过暑热的熬煎，吸进去热辣辣的。在热气中似乎隐藏着什么令人惊恐的东西，使人惴惴不安。

说不出这种惴惴不安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它却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人所熟悉的一种心情。自从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形势之危，全国形势之危，一天比一天明显。《塘沽停战协定》实际承认长城为中日边界。《何梅协定》又撤驻河北的中国军队，停止河北省的反日活动。日本与汉奸们鼓噪的“华北自治运动”更是要使华北投入日军怀抱。几年下来，北平人对好些事都“惯”了。报纸上“百灵庙一带日有怪机侦察”的消息人们不以为奇，对街上趾高气扬的外国兵也能光着眼看上几分钟。三教九流、各行各业各自忙着生计时，还不失北平人的悠闲。晚上上戏园子听两口马派或谭派。摆香烟摊儿的在左近树杈上挂着个鸟

笼子。学生们上学时兴兴头头把车骑得飞快。太阳每天从东四牌楼东转到西四牌楼西，几座牌楼在骄阳中暴晒过多少年，并未发生火灾。什刹海绿堤上夏天的鲜碗儿里，鲜藕、鲜菱角和鲜鸡头米没有少了一样。就在这平淡中，掺杂着惴惴不安。像是一家人迫于强邻，决定让人家住进自己院子里，虽然渐渐习惯，却总觉得还是把他们请出去安心。

人们过日子之余，还是谈论天气居多。“今年这天可真邪乎！”其实去年可能也一样热，只是人们不记得罢了。

不过明天或下一分钟要发生的事，黎民百姓谁也难以预料。

这天下午两点多钟，西直门过高亮桥往西往北的石子路隔着薄底鞋都发烫。这路有北平街道的特点，直来直去，尽管距离不近，拐弯不多。出西直门经过路旁一些低矮民房，便是田野了。青纱帐初起，远望绿色一片。西山在炽烈的阳光下太明白了，几乎又消失在阳光中。路旁高高的树木也热得垂着头，路上车辆很少。一辆马车慢吞吞地走着，几辆人力车吃力地跑。只有一辆黑色小汽车开得飞快，向北驶去。

车上坐着两位四十上下年纪的先生。他们是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樾孟弗之和物理系教授庄卣辰。

孟樾深色面皮，戴着黑框架眼镜，镜片很厚，着一件藏青色纺绸大褂。庄卣辰面色白净，着一件浅灰色绸大褂。他们刚在城里参加过一个聚餐会。孟先生闷闷不乐。庄先生却兴致勃勃。

“蒋的这次庐山谈话会规模不小。”庄卣辰说。他每次参加这种聚会都觉得很新鲜。其实庐山谈话会的消息，报上已登了许多天。谈话会分三期进行，邀请许多名流学者参加，中心议题是对时局的分析和对策。

孟樾看着前面白亮亮的迅速缩短着的路，心不在焉地说：

“可真能解决什么问题!”“邀请你参加第三期,你要去的了?”卣辰头小,眼睛长而清澈。脸上总有一种天真的神情。

孟樾转过脸,对卣辰笑了一下:“去是要去,只是我怀疑有什么作用。杨、秦两校长已经到了南京。现在大概已经在庐山上。”

“谈谈总有好处。”卣辰好心地说。

“我们国家积贫积弱,需要彻底的改变。”孟樾说,“你听见那民谣吗?”他一面说话一面回想着聚餐会上听说的民谣,那是他的连襟澹台勉说的。澹台勉是华北电力公司副总经理,留学德国,是工商界一位重要人物。他最近到下花园煤矿视察回来,说那里流行一首民谣:“往南往南再往南,从来不见北人还,腥风血雨艳阳天。”当时大家说这像是一首“浣溪沙”的上半阙。孟樾说,民谣素来反映人心,也有一定预言作用。他反复念了两次“腥风血雨艳阳天”,餐桌上的空气渐渐沉重。有两位先生正举箸夹菜,那乌木箸也在半空中停了片刻。

“民谣其实都是人故意编出来的。”卣辰说,“譬如李渊要做皇帝,就编一个十八子怎样怎样,忠义堂前地下的石碣当然是事先着人埋好的。”

“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孟樾一半是问自己,“我们的国家已经经过快一百年的腥风血雨了——其实逃不过的。”

“打仗吗?”庄卣辰坐直了身子。

孟樾沉默了半晌,才说:“政府现在的对策仍是能忍则忍。今天大家谈话虽大都表示要立足于战,却较谨慎,你看出来了吗?”

卣辰睁大眼睛,认真地想自己看出来没有。白闪闪的路继续缩短着。他们斜穿过一个小镇,很快看到明仑大学的大门。

车子驶过校门，穿着制服的校警向他们肃立致敬。孟樾摆一摆手。校园里别是一番天地。茂密的树木把骄阳隔在空中，把尘嚣隔在园外。满园绿意沉沉，一进校门顿觉得暑意大减。

“先送庄先生。”孟樾吩咐车夫老宋。

车子绕过一条小河，很快停在一座中式房屋前。庄贞辰下车前郑重地说：“我看出来了，也有人不谨慎，你看出来没有？”

还没有等回答，他就说：“那就是你。”

两人各自抬抬手臂，算是分手的礼节。

车子复又绕过小河，往校园深处驶去。

“我说了些什么？”弗之想。他素来是个谨慎的人，常常把做过的事回想一遍。他自己曾说：“吾日三省吾身，太费时间。一省还是做得到的。”他很快想起来，午饭间他曾说：“国家到这个地步，远因是满清政府的腐败，近因就得考察一下。中华民族有的是仁人志士，为什么许多事办不成？主要是不团结。”接着说到以北平为国际性的文化城的不可行处。这种设想几年前便有，要把北平变为不设防城市，要将华北作为特殊地区。弗之说，华北特殊化实在是日本操纵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延续。“自治来自治去，都自治到别人名下去了。”下面的话大概有不谨慎的嫌疑。他说的是“苏联革命有其成功之经验。是不是社会主义更尊重人才，能发挥每个人的作用，也能更使人团结？”当时中文系讲师钱明经咳了一声，似乎不以为然。生物系教授萧激马上岔开了话，一般地说了几点目前形势。

“子蔚谨慎有过于我啊。”弗之暗想。他知道萧激岔开话是免得多谈主义。可是大家虽都谨慎，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语，却于沉重之间感到腥风血雨之必来，而且不该躲避。

“我辈书生，为先觉者。”弗之想着，望着秀丽的校园。车子经过一处新修整的假山，在玲珑剔透的孔穴间留有一窄块平石，

说好等他题字的。

车子经过槐荫夹道的路，经过小山和几座古式建筑，停在孟宅门前。他下了车，对老宋说：“明天下午三点，到欧美同学会。”老宋恭敬地应了一声，看着孟樾进了门，才把车开走。

屋内很静。悬着浅黄色纱窗帘的小门厅十分舒适宜人。通过道的门楣悬着一个精致小匾，用古拙的大篆书写“方壶”二字，据考证，这是这座房屋原址的名字。不远处的校长住宅，名为“圆甑”。孟樾每次回家，一跨进大门，便有一种安全感。他知道，总有一张娴静温柔的笑脸和天真的、稚气的叫“爹爹”的声音在等着他。他们该都睡过午觉了？他走进过道，过道拐弯处有一个向外凸出的弧形的窗，正对花园。凸窗下有一个嵌在墙上的长木椅，是孩子们爬上爬下的地方。这时一个男孩正垂头坐在那里。

“小娃！你怎么没睡觉？”孟樾诧异地问。

小娃没有像往常一样扑上来迎接爹爹。他慢慢放下手里正玩着的东西，抬起头来，脸上带着专注沉思的表情，和一个六岁的孩子很不相称。停了一下，他还是跑过来牵住爹爹的手，一面仰着脸儿，问：“爹爹，耶稣是哪一年生的？”

孟樾每天和孩子谈话的时间很少，而每次小娃都提出不止一个问题，使他颇失为父的尊严。这次倒还好，他不必思索就答出来：“今天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耶稣是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以前出生的。我们的公元纪年就是从耶稣出生那年开始算的。”

“为什么从耶稣开始算？为什么不从你生出来或者娘生出来或者姐姐或者媚生出来开始算？”

“耶稣是个伟大的人物。”孟樾说，觉得一时很难讲清耶稣究竟怎样伟大。“他爱人，愿意为别人牺牲——小娃刚刚玩的什

么？”

他们走到凸窗前，小娃从椅上拿起一个木制十字架递给孟樾。这十字架上有着耶稣受难像，雕镂精细。无怪乎孩子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是从姐姐房间里拿来的。”

姐姐孟离已小字峨，今年从一个教会中学毕业，正准备考大学。

“耶稣爱人，愿意牺牲，别人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吗？”小娃仍仰着小脸问。

“那些人当然是坏人。”孟樾忽然有些烦躁，把木像还给小娃。小娃体谅爹爹可能累了，便握住木像不说话，跟着孟樾走进内室。

室中彩色缤纷，床上地下都拖着亮光纸环的链子，像到处流淌着鲜艳颜色的小溪。孟夫人吕碧初和十岁的小女儿峨正高兴地裁纸涂糰糊。“小心！别踩了！”她们笑着警告。小娃拉起一条金黄的纸链，又拉一条鲜红的，“我也来，我会涂糰糊！”“得了，得了，就快完了。”吕碧初说。

“这是为明天卫葑的婚礼吧？”孟樾脱下长衫，峨抢着接了放在椅子上。碧初也笑盈盈地站起，从椅上拿起长衫挂好，转身从浴室里取出凉手巾，让弗之擦汗，一面说：“婚礼我们不用操心。新房布置得虽不错，可太素净了，拉几条颜色链子就热闹多了。已经够了。”说着把小娃手中的木像拿过看了一眼，说：“这是峨的。你怎么拿出来？一会儿姐姐要生气。”

“是我拿的。”峨忙说，“我们放回去。”姐姐是家中最爱生气的人，谁也不愿意惹她。

“先收拾这里。”碧初说。小娃也帮忙，一面说着笑着，也不知道说的什么，笑的什么，满室温馨的气氛，让人心里熨帖。弗

之坐在藤椅上看着，忽然自语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你说什么？”碧初把那彩色河流束拢了，放进杂品柜里，转脸问。马上又说：“时局怎样了？外面有什么消息？”

“那蚕食政策是明摆着的。狼子野心，无法餍足。一味忍让，终有国破家亡的时候。”他说，见大小三张极相似的脸儿都望着他，自己笑了。“也不至于马上就打到北平来。”说着起身往书房去了。

书房在孟家是禁地，孩子们是不准进的。一排排书柜占据了大半间房。靠窗处摆着一张大写字台，堆满了书稿。这桌面是禁地中的禁地，连碧初也不动的。弗之自己说是“乱得有章法”，别人一动就真乱了。在弗之坐的转椅后面墙上，挂着大字对联，每个字有一尺见方，是从泰山经石峪拓下来的，这几个字是“无人我相，见天地心”。桌上在乱堆着的书稿中有一个六面绿色玻璃铜框台灯。灯身上镌满了篆字，细看可以辨出是五千字道德经。

转椅内侧有一个小长桌，摆着五六方砚台，有的有漆匣或红木匣。有一个“墨海”，是在一块长方形石上雕出四座小桥，簇拥着当中的圆形砚池，这里聚墨最多。还有一块朴素的汉砖砚，看去直如一块大砖，磨来很温润滑腻，这些都是弗之心爱之物。他这时不看一眼，只在转椅上转过身面对大字对联，默默坐了半晌，忽又转回来，把桌上的文稿堆开，也不管它们压着扭着，自己低头写他的著作《中国史探》。

媚和小娃在碧初房间里玩了一会儿，赵妈来说大师傅问太太，从秦家花园里挖来的十几株荷包牡丹是不是种在花坛边上。这位大师傅名叫柴发利，除做饭以外兼做园丁，于饭食和花木倒都有些审美趣味。碧初说自己去看看。“老阳儿还高着呢，地下火烤的一样，您等晚饭过了再去不行？”赵妈笑着说。

“就种在花坛边上罢。”碧初想了想说，“你交代过了，还来帮我收拾衣服。帼的准备好了，小娃的短裤扣子得重钉。”

“大小姐不去？”赵妈随手整理着什物。

“忙着呢，”碧初说，“毕业考试完了，还一样忙。”她皱眉。转脸看着帼和弟弟在热心地读格林童话，两个小头凑在一起，黑发真像缎子一样，不觉嘴角漾起一线笑意。“外老太爷起来没有？”

“刚起来，坐着写字呢。”赵妈赔笑道，“我跟大师傅说一声就来。”说着退出房外。

“我们看公公去。”小娃抬头说。吕老太爷平常在城里住，和二女儿绛初“做邻居”，也时常到孟家住上十天半月。这里的一双粉妆玉琢的小儿女吸引着，尤其是小娃。

“我等会儿去。”帼仍埋头看书。她看的是《铜鼓》，正为书中少年的命运把心悬着，简直想跳进书去帮助他。

“公公说我们可以到他房间去，每天下午都可以去。”小娃跑过来倚着碧初。碧初抚着他的头：“冰箱里有剥好的荔枝，你自己去拿。公公累了，就快出来。”

“帼，你要吗？”小娃问。帼仍不抬头，小娃跑过去捂住她的书。帼不耐烦地推开他，说：“不要！不要！”小娃笑着走了。

碧初在镜台上拿起一副铜镇尺看着，两个镇尺上分别写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另一面是松鹤花纹，很是古雅。她把它们装进一个有衬垫的花硬纸盒。这是用吕老太爷名义送给卫葑新夫妇的礼物。卫葑是弗之嫡堂姐的儿子，也是近亲。他平素对吕清非老人很敬重，再三请老人出席他的婚礼。老人自七十岁后对任何邀请都是礼到人不到。其实人看去很是矍铄，不觉衰老，他却说：“老态可恼，不必让别人看着难受。”

过道里电话铃响，帼一手捧着书跑去接。“二姨妈！是帼呀！我看格林童话呢，娘就来。”碧初过来接过话筒：“二姐吗？

明天爹回城住几天，我们送去。子勤兄来接？这边有事吗？好的。放了暑假孩子们一直闹着要进城。明天可不行。卫葑婚礼完了我得回来招呼一下。新房在倚云厅，那里是单身宿舍，都收拾好了。过几天一定去。玮玮要和楣说话？好。”楣并未走开，靠在小桌边看书，一手接过话筒，眼睛还在书上，“玮玮哥，你干什么呢？”

那边的玮玮说：“我画了一张全国地图，很像秋海棠叶子，可是不想涂绿颜色。”

“我画过的，涂红颜色。像红叶。”楣说。

“我也不涂红的，不相衬。有好些虫子爬在上头。”玮玮说得像真事一样。

楣吃惊地放下了书，“那是外国兵，我知道。玮玮哥，你看过《铜鼓》吗？一敲就出来一大批军队。”

玮玮在那边笑，“哪里有那么便宜的事！我把那些虫子的据点画出来，等你来看。”他像是自问自答，“干脆画个分省图吧，涂多种颜色。”

“你明天去吗？葑哥结婚。”

“妈和爸不去，他们有事。妈说我和孩子可以去。”玮玮总是叫他姐姐的名字，好像小娃对楣那样。

楣“明天你拉纱，不能随便跑。”碧初在房里说，“玮玮愿意的话，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住几天。”

玮玮知道明天楣和庄家的无采一起拉纱，因问：“庄无因进城吗？”“不知道。这两天没看见他。”无因、无采是庄占辰的一双儿女。无因和玮玮上同一个中学。他们也是楣和小娃的好朋友。

他们又交谈几句，商量好明天晚上玮玮到孟家来，那边二姨妈也同意了。

“喂，喂！再说一句。萤火虫飞起来了么？”玮玮忽然大叫。每到夏夜，孟宅旁边小溪上都飞着许多萤火虫，孩子们可以让想象随着一起飞舞。

“玮玮哥，你真好，也想着萤火虫。”崐崐说。

“问一问弦子姐来不来。”碧初又叮嘱。

玮玮说弦子不在家。“我明天来看萤火虫。”他郑重地说，挂了电话。

崐崐放下电话就走到凸窗处接着看书，那是最近的座位。

小娃这时在公公屋里，祖孙二人都很开心。先是一人一颗轮流吃荔枝，吃完后照例写大字，也是一人一行轮着写，好像做游戏。写完后便在肥皂上刻图章，再讨论哪个字好，哪个字差。

吕老太爷每天上午诵经看报，二者交叉进行，到哪儿都是同样节目。随身必带一只小宣德香炉，有五斤重，每天点一炉好香，一上午让这炉香陪着。老人生活俭朴，只有每天这炉香要求苛刻，必定要云南产的鸡舌香，别的香一点就头晕，如果不点也头晕。念诵的经是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从“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念到“菩提萨婆诃”，大声念十遍，再小声念别的。念一会儿就看报，如果报还没有来就要问报来了没有，怎么不送进来。下午午睡很长，起床后的时间如果可能，就是说如果外孙可以奉陪的话，就把它都交给外孙。在城里和玮玮玩，在乡间和小娃玩。老人自己只有三个女儿，晚年能有外孙谈谈，觉得是人生第一乐事。

祖孙二人对今天的肥皂头都很满意。小娃已经刻了一个“崐”字，现在正刻“孟合己”三个字，那是他自己的名字。老人用一块书本大的肥皂，是肥皂头煮化后做成的。刻的是“还我河山”四字。刻了一次不满意，又刻一次，第三次刻完，印在纸上左看右看，又命小娃看哪儿不好。小娃看不出来，说：“反正比我刻